

译制迪士尼影片的往事(下)

◆曹雷

一定要让孩子们看得懂听得懂

第一部正式出口到我国大陆、并由我们中国大陆译制的影片，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电影史上第一部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

这时我才知道，过去我们配音的外国影片，都是我国买了影片的放映权后，由中影公司交由我们来译制的，也就是说，我们配的是“进口片”；而迪士尼的影片却是由迪士尼公司译配成华语后，再进入我国的，我们配的是迪士尼公司的“出口片”，一切得按他们的要求来做。

由于当年上译厂的录音设备还比较落后，达不到迪士尼影片不同角色分轨录音的要求，此片的译制虽由我任译制导演，却是在厂外借了符合他们要求的录音棚来录制的。配音演员则有上译厂的演员童自荣（配牛仔伍迪）、程玉珠（配巴斯光年），上海电视台译制部的好几位配音演员和部分业余演员也参加了配音。这些演员也都是经过一个角色多人试音后挑选出来的。电脑制作的画面和传统的卡通画面在配音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整部影片的配音工作还挺顺利。

从工作中我感受到，迪士尼方面对他们影片的对象是“孩子”这一点，自始至终是牢牢把握的。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配外国影片，片中的人名习惯按原片的发声，比如牛仔“伍迪”，原片中叫他“沃迪”，一开始，我们也习惯地配成“沃迪”，可是在迪士尼的影片中就通不过。他们说，与影片同时发行的还有这部影片的中文图画书，图书里用的中文名字是“伍迪”，我们影片里念成了“沃迪”，孩子看了书，就以为“伍”这个字念“沃”了，对孩子认字很不利。这样的问题我没有想到。

另外，按照我们译制电影的惯例，影片中的外国歌曲，基本都是保留原片的歌声，只在画面下方同步打上歌词的中文译文。可是配



作者曹雷手举《玩具总动员》广告衫留影

迪士尼影片，却要求我们，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请中国歌手配唱。这样做，既费工又费时，还增加了译制的成本。再说，迪士尼的影片里，歌曲很多，还风格各异，我们去哪里找又会唱又会配音的演员呢？当我提出用字幕的办法时，迪士尼方面却问我：这些歌都是有含义的，怎么让还不认字的孩子看懂字幕，听懂歌曲呢？明白了这一条原则后，我就全力配合，经各方推荐，找来了与影片风格相符的歌手高林生，顺利录下了《玩具总动员》的中文歌词主题歌。

影片译制完成后，在上海影城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影片导演约翰·拉塞特专程来到上海，和中国观众一起观看这世界首部电脑制作说华语的动画片。放映时，大人和孩子反应都十分热烈。放映结束后，场灯还没亮起，导演拉塞特就一把把我拉过去，来了一个美式大拥抱！他说，虽然他一句对白都听不懂，感觉却完全像看原片一样。也就是说，他完全肯定了我们这部配音版。

卡通音乐剧《钟楼驼怪》

接下来，我遇到了译制上真正有难度的迪士尼影片《钟楼驼怪》。其实，对我来说，这部根据妇孺皆知的名著《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卡通片故事并不陌生，配音应该不难。但是，我没想到，迪士尼把这部影片拍成了卡通音乐剧。片中有八个人物要唱，而且不同人物唱的歌的风格全然不同！有的是美声唱法，有的是摇滚唱法，有的是抒情歌曲，有的是咏叹调。片头有一段类似教堂唱诗班的圣歌合唱，片尾还有一首歌，完全是美国黑人唱的灵歌风格。这些歌全都要用中文配唱！好在请来了歌剧院的合唱班子和声乐专家在现场把关，我这音乐的门外汉才算有了依靠。

大段歌唱，给翻译也带来了很大麻烦。这些歌除了开头的合唱和片尾的灵歌，都是片中人物唱出来的。唱歌不像对白语速那么快，对白只要开口和句尾基本对上原口型就行。唱歌往往一个词、一个字拖得很长，尤其是句尾的字，必须与原词一个韵脚。如果原片这个字是开口型，而译成中文是个合口字，配上去就跟画面不符，也不好唱。这就需要在保证意思不变的情况下，对着画面斟酌每句歌词的每个字，这是非常难的。所以这部影片的翻译，我被例叫了我的儿子来帮忙，他当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我可以盯在他身边一句句地磨。一个“五一”节的假期，就全用在翻译这些歌词上了。

当然，这么多角色要唱，用演员也是有难度的。我们从歌剧院请来了几位成熟的歌唱演员，杨小勇（配弗洛罗神父）、张民权（配说书人）等等。他们中有的是能唱不能说，我就再找声音相似的配音演员做搭档，一位配唱，一位配说。像弗洛罗神父，配对白的就是林栋甫。他的音色很厚实，跟杨小勇这男中音很能接得上；而为女主角艾斯米拉达配音的，则找了电影演员杨昆，她能配对白，唱得也不错，

而且她唱得很有感情，带着一种哀怨忧伤，完全不亚于原片（据迪斯尼方面的人说，原片中艾斯米拉达一角的唱和对白也是分别是找了两位演员来完成的）。主角卡西莫多则大胆地用了一位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来配唱，我打听到他曾在大学生歌咏比赛中获得过流行歌曲赛的奖项，而卡西莫多在影片中的歌正好是流行歌曲风格。他配的主题歌真的很贴原片。而片尾的灵歌，我们的确是找不到会唱这种歌的演员了。好在这段唱没有口型，迪士尼方面在香港制作粤语配音时，找到一个在美国学习过灵歌的歌手，请他用粤语唱一遍，又用普通话唱一遍，用在了两个版本的片尾上。

遗憾的是，这部花了大量心血和时间精心制作的译制片，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全球同步发行的时间，按照迪士尼的惯例，即使译制好的影片，也不再进影院公映，只作为家庭影碟上市。

现在，我们如果想看这版《钟楼驼怪》，在迪士尼的专卖店里，还是买得到影碟的。

这以后，我又导演译制了迪士尼的《恐龙世界》《罗宾汉》（影碟出版）等卡通片。再后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设备有了很大的更新，迪士尼的影片就安排到厂里去译制了，那时我已退休，不再接手影片，只是在需要时去为一些角色配音。

近年，上海要建迪士尼乐园，声音方面又有不少工作需要我们去：入园须知啊，安全警告啊，还有各项游乐设备的指导视频上出现的人物啊等等，名目繁多；何况，一些以前没有译制过的迪士尼经典老电影，因为要在园内放映，也都需要重新译制配音。我怎么也没想到，在七十多岁的时候，竟还会为我童年时代看过的这些《猫和老鼠》《小飞象》等迪士尼卡通片里的角色配音。这些影片的生命力可真强啊！

摘自《上海滩》9月刊

傅海澜传

董煜



13.广纳贤才

司徒雷登的美国朋友乔治·库里夫妇捐资修缮此楼，指明作为司徒雷登的校长住宅。司徒雷登起先推辞，觉得母亲和太太已逝，自己住学生公寓就可，但那对夫妇坚称如此将收回捐赠，无奈之下，司徒雷登用了个折衷的方案，自己只用了临湖轩两间卧室，其他房间均用来接待宾客、召开重要会议或者为燕大青年教师举办婚礼，后来，外籍教师林迈可夫妇也搬进了临湖轩。

临湖轩居于燕园中心位置的一个小山包的顶端，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雕梁画栋、砖饰精美，其南面是开放式的，北坡山石嶙峋，南侧翠竹环绕，环境极为幽静。临湖轩很长时间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时，才由燕大青年教师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园内除了美景，还有许多雕工精美的石碑和表，这些宝贝都来自荒芜废弃的圆明园遗址，要不是进了燕园，那些文化遗产大概早就被当地农民垫了猪圈。就连钟楼也是件文物，1929年正式来到未名湖畔的土山上，燕大还专门为之建了一座圆形六柱钟亭，每过半小时，那古朴的钟声便会嗡嗡地响彻校园上空，为学生们报时。1926年6月，燕京大学从盔甲厂迁入焕然一新的新校园，高大的红漆大门上悬挂着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匾额。1929年10月1日，耗时七年的燕京大学正式落成，燕大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1000多名各界人士到场祝贺，场面蔚为壮观。

校园再好，仅是个美丽外壳，燕大要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关键在内涵：高水平的师资和高素质的学生。为了广纳贤才，司徒雷登推出了三条强有力的措施：第一，改变过去教会学校的教师都由各教会委派的惯例，给予燕京大学自行聘任教师的自主权；第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燕大任教，校方不过问教师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学，具备教师资格，燕大都可聘用；第三，从燕

大自筹的款项中拨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实现中外教师同工同酬。那时正值军阀混战、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的时期，很多国立大学不能按时给教授们发薪水，最长居然拖欠教授薪金达两年之久。因此，燕大月薪360元的教授待遇颇具吸引力，短短几年中，一批富有高等教育经验在学术界很有声望的名教授们纷纷转到燕大就职，可谓人才济济、群贤荟萃。

当然，吸引那些专家学者的不仅仅是待遇，而是燕大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司徒雷登倡导，在规定的教学制度范围内，教师讲课不必遵循死板的教学大纲，可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校方还鼓励外籍教师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教师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运用到教学当中去。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如陆志韦、张东荪、冯友兰、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吴宓等的加盟，也给学校带来了自由民主的探索精神。高水平的《燕京学报》更是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窗口，王国维、郭沫若、俞平伯、吴晗等著名学者都在学报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再来说说学生。学生素质不高，一直是司徒雷登的一块心病。建校初期，燕大学生大多有明显的宗教背景，他们靠教会资助读书，毕业后也主要从事宗教工作。司徒雷登决心把燕大的办学宗旨由为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转变为替社会造就高素质人才，想方设法吸引优秀学生报考燕大。司徒雷登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作为燕大的女生部。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素质较高，李德全、谢冰心等社会名人当年都是协和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协和女子大学的并入，不仅提高了燕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也使其成为当时国内最早实行的男女合校授课的大学之一。燕大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各教会学校，这些毕业生只要有校方的推荐，不必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入燕大读书。所以为了改善学生质量，司徒雷登建立了严格的人学考试制度。燕京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开招生，考试科目多、难度大，尤其是英语考试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学校。必考科目中的智力测验，更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但随着燕大的名声越来越响，全国各地的考生还是趋之若鹜、蜂拥而至。

31.小皮匠终于绝望了

小皮匠的那双脚，要是用住在我家对门的那个北方佬的话来形容，就叫做“盖了帽儿了”。小皮匠的脚沟壑纵横，糙皮重叠，银屑鳞鳞，斑斑驳驳。

小皮匠最大的乐趣，就是临睡的时候倒上一大盆滚烫的水，烫脚。他先是用毛巾蘸着轮流烫每双脚趾缝，然后像擦皮鞋一样上下拉，拉好一条拉下一条。等到水不那么烫了，小皮匠便把两只脚都浸进去，此时他整个人会为之一震，接着便是一阵啾啾啾的声音，就像是在嚼螺蛳。到此为止，前面的只能算是序幕，好戏这才开场。只见小皮匠脚底搓脚盆底，脚背擦盆沿，两只脚正面对搓，交叉搓，上下搓，横过来搓，竖起来搓，倒过来搓，手脚并用，捏，磨，搔，刮，咯吱咯吱，叽咕叽咕，咕叽咕叽，淋漓酣畅。烫脚烫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到境界了。这种时候，你要是把小皮匠从脚盆边拖起来，他会和你拼命的，哪怕你说敲一副掌子给他五块钱，他也不会朝你翻一下白眼。这种

状态，要是让那些一辈子都没有生过脚癣的人看到了，会妒忌得发疯。一直到脚盆水一片混白，就像是小火炖了三个钟头的河鲫鱼汤，小皮匠才会心满意足地谢幕。后来肉团子帮小皮匠改了剧本，增加了高潮部分。小皮匠刚刚开始弄出声音，肉团子出场了。肉团子心想自己也经常在高沟洞和水漏管那里玩水，怎么就从来没有玩过这么多的名堂来。开始时肉团子蹲在一边看，后来就扒在脚盆沿往里看。小皮匠两只脚扑通扑通一阵翻舞，肉团子以为小皮匠邀请它一起玩，就把爪子伸进去了。小皮匠这才如梦初醒，也就一眨眼的工夫，小猫长这么大了，而自己其实是有点怕猫的。肉团子的爪子一搭上他的脚背，小皮匠汗毛就竖起来了，赶紧草率收场。

第二天吃了晚饭，小皮匠早早地倒好热水，准备好好补上昨晚的扫兴，哪知道脚盆刚放下，肉团子已经在脚盆边沿蠢蠢欲动了。肉团子哪怕是在出差期间，这个时候也会千方百计赶回来。小皮匠发火了，让我赶快把猫抱走。我把肉团子抱走，一分钟让它继续去扒

脚盆。几次三番以后，小皮匠知道洗不太平了，只好再度草率收场。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小皮匠不能尽兴地烫脚，会很难受，就会老想着脚，不会想着对付我了。

几天以后，小皮匠终于绝望了。白天他在皮匠摊，脚痒得浑身燥热，钉掌子的时候恨不得把鞋钉朝脚上钉，锉轮胎皮的时候恨不得丢掉轮胎皮直接锉脚底，一点没有心思做生意。晚上回到家里，要想爽爽快快地烫烫脚，肉团子要捣蛋。小皮匠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对小皮匠来说，人生的最大乐趣，就是临睡前烫脚搓脚了，现在这点乐趣也被一只猫剥夺了。小皮匠对肉团子恨之入骨。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毒辣的决定。这天早上，小皮匠要我马上把猫送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放生。我哭了，求小皮匠不要这样做，说我会把猫管好的，晚上保证让他太太平平洗脚的。小皮匠挑起皮匠担子打算出门了，回过头来恶狠狠地说：“我晚上上来，看到这只死猫还在，我就叫廿七号里的张师母来捉猫。”我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骂了句苏北话里最难听的一愣，又朝皮匠担子踢了一脚。小皮匠愣了一愣，骂道：“小赤佬你不要命了是吧？”撂下担子就朝我追来。我已经开了前门逃出去了。

廿七号张师母吃猫的名气太响了，肉团子要是被她捉去，肯定连骨头也嚼得无影无踪了。我知道小皮匠说得出口也做得出。我打不过小皮匠，我没法保护肉团子，当然我也舍不得把肉团子送走。那个早上，我一直紧紧地抱着肉团子，不停地流眼泪。肉团子懂事地舔舔我的手，用头蹭我的脸，一声声叫唤着。它的声音有点变了，但在我听来依然像是在叫“妈啊”。

危急关头，我忽然想到了姨婆。姨婆太冷静了，把肉团子送到姨婆那里去，正好让它去陪陪姨婆，我还经常可以去看它。这个办法太好了，连我都不得不佩服自己。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那以后的一切就变得轻松多了。我拿了只碗，抱着肉团子，挨家挨户去化缘。那天运气不错，讨到的鱼鳃鱼肚肠比往常多。

同和里

王承志

